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

七十  
七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八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徐鴻儒

附王好賢 于宏志

熹宗天啟二年夏五月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遷鄆城萬曆末以白蓮教惑衆黨數千人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妖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遺貲巨萬子好賢藉其資以結

客有異志景州于弘志以棒箠會聚惡少年好賢與通  
密約鴻儒于八月望日三方同起而鴻儒以他事相激  
先發在卞家屯刑牲誓衆令衆至梁山泊寄家口然後  
起兵往圍魏家庄又二千餘人圍梁家樓據為巢去縣  
二十里官兵不敢前又攻鉅野縣其黨楊子雨李泰等  
被擒又曹州擒張世佩其身旁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  
剛亦鴻儒黨也鴻儒攻鄆城知縣余子翼逃遂據城曹  
濮騷動充西道閫調美以聞巡撫都御史趙彥總河侍

郎陳道亨巡撫都御史王一中合兵捕之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衆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蜂起巡撫朱雙元擒捕正法 夏六月徐鴻儒陷鄒縣署印通判鄭一傑挈家出走進陷滕縣知縣姚之胤逃踞二城時括遼餉殆盡至是徵兵無餉可給止練鄉勇責有司捕治魯王捐貲保城上賜璽書褒之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賊盤踞巢穴動以數萬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千餘級砲擊死者六七百人又焚

武安集賊巢近旁小寨俱燬之賊勢窮威奔梁家樓都  
司楊國盛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北之賊充塞  
道路官軍攻擊賊不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賊欲窺伺  
兗府官軍尾其後襲之連戰皆捷遂復鄆城鉅野 秋  
七月錄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盛廖棟等功績巡撫趙  
彥奏妖賊聚衆日多官兵策應日難乞暫留秋班邊軍  
隨營勦賊可省招募之費從之 賊攻夏鎮至彭家口  
掠糧船四十餘艘阻絕運河侍郎陳道亨告急上命兵

部議添兵防守時沙溝營把總姚文慶等集軍壯鄉勇擒賊十一人殺五十餘人奪回漕艘淮兵又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山東一日二報捷賊奔滕縣與鄒縣賊會合攻曲阜領馬步萬餘擁至城下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極力捍禦殺賊甚衆賊不能陷旋以援至拔營而去復剗官營都司楊國盛大敗遊擊張榜等皆死之營內糧草火砲器刀俱被刼賊僭稱大成興勝元年巢有十數兵十餘萬欲先取兗州次取濟南聲勢甚銳陳道亨

疏請登萊兵防充恐糧餉有失也 景州妖賊屯阜城

武邑殺人祭旗聲言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官兵往捕

之賊首于宏志立馬仗弓飛舞而來官兵斬之于馬下

餘賊披靡四散又擒妖民田付民等于是賊衆牛朝利

等退據白家屯掘深濠伐木為寨以固守 艾山賊趙

大奉劉永明為主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

八宿聚黨二萬餘人合鄒滕賊共十七枝官兵攻破之

獲永明臨刑猶稱寡人云 賊攻兗州先是趙彥親至



兗州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總兵楊肇基至演武場  
閱兵賊衆進逼城下肇基迎敵都司楊國盛廖棟分擊  
殺賊千餘人賊回滕縣 九月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

動官軍復錫山賊始懼偽都督侯五偽總兵魏七等據  
城乞降去其幟而鴻儒同黨高尚賓歐陽德豐九敘許  
道清等三百餘人復力守官兵分攻之趙彥下令鴻儒  
不出即四面焚攻賊因縛鴻儒出降三道臣入城安撫  
軍民復滕城十月安插鄉民共二萬七千餘人收騾馬

千匹神槍八百杆大砲二百六斧九十九餘弓刀亡筭  
十二月獻山東俘徐鴻儒等磔于市加趙彥兵部尚書  
餘進秩有差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  
十餘年徒屬甚衆更遲數日孰敢櫻其鋒者而好賢見  
鴻儒敗走薊州又挈家二十餘人南走至揚州事露就  
擒吏科給事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  
策并請存恤修復孟氏墓廟上從之命官致祭

四年八月鄒縣賊餘黨因旱災復聚于泗州數百人劫

掠兗州知府曹文衡鄒縣知縣郭人吉署泗水縣事同知張景親詣其地安撫李守已等二十餘人訴為鄉里凌偏願就招撫編入保甲始安

谷應泰曰慨自周之成康刑措不用漢之文景斷獄四百海內乂安何其盛也其他致治之主非有外患則有內憂若夫火坑之寇旋即刈除飛燕之兵逾時解散此亂之小者也然而疥癬致患蜂蠆有毒兩葉不去斧柯是尋有國者可不慎乎明室

數傳中外多盜憲武世神反者數起雖常命張敞  
于京兆遣虞詡于朝歌而沸釜游魚相隨斬馘然  
弄兵者疇非赤子蚕食者皆吾腹心止渴而進鴆  
酒救疾而吞烏喙崔符屢殄明祚不得長矣比及  
熹宗東省又起鄆人徐鴻儒倡亂號白蓮教應之  
者深州王好賢號聞香教景州于宏志號棒極會  
艾山劉永明號安民王而其餘四大金剛二十八  
宿莫不三方並起尅日興師猶之樊崇鼓亂而下

江新市互有聲援張角煽妖而小方大方各推渠  
帥雖賊徒之故智亦奔命之深憂也然聞之孽不  
自生釁由人作考其時閭閻擅政必外吏擣虔芭  
苴在官必朘削在下俗敝則輕于為非民貧則去  
而為盜固然其無足怪而論者又云蓮社以梵教  
而惑妖狐以吹火而興經營廿年盜亦有道豈足  
盡信哉乃若魯藩捐貲保城趙彥盡力擒捕而廖  
棟破之于武安楊國棟殲之于鉅鹿夏鎮告捷運

艘復通滕縣既恢鴻儒遂磔彼諸臣者雖非龔遂  
之平渤海亂絲徐理抑亦廣漢之治三輔枹鼓不  
鳴矣然而莽蜂不懲亂令亟行黃巾既叛仍行鉤  
黨之誅河朔初平更遣括田之使從此鴻蜚滿野  
萇楚無家政散民流積薪蘊火人以為潢池雲擾  
禍烈于懷宗予以為東陵伏莽釁叢于熹廟也後  
三年而餘孽聚泗州又七年而李自成起米脂明  
竟以亡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八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魏忠賢亂政

熹宗天啓元年秋八月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寧人也少黠慧無籍好酒善啗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顧猜狠自用喜事尚諛嘗與年少賭博

不讐言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萬曆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為皇太孫忠賢謹事之道守之宴游甚得皇太孫歡心孝和王后太孫生母也忠賢夤入宮辦膳其介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媪客氏私即所稱為對食者然朝以侍安又承事太孫多不暇忠賢乘間亦通焉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廢

生子國興光宗踐祚冊太孫為東宮忠賢得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升遐東宮暫居慈慶給諫楊連䟽叅及忠賢忠賢無措泣求魏朝於王安力營救之遂與李選侍宮中李進忠為一人外廷不知也忠賢深德朝結為兄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即位數月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詈而囂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御榻前聽上令客氏久厭朝儼薄而喜忠賢慙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

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患  
成焉初帝之立也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  
權欲重懲之奏之帝會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客氏帝  
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鞫問安詰責令其自新忠賢  
得釋客氏黃緣復入宮將甘心於安焉時安奉旨掌司  
禮監辭未赴王體乾即欲起攘之因忠賢以危言動客  
氏曰爾我比西李何如勢在騎虎無貽後悔西李者李  
選侍也忠賢遂嗾給事霍繼華劾之又令劉朝田詔等

上疏辨冤客氏從中附和之於是矯旨草安職而以體  
乾掌司禮監忠賢必欲殺安遂以劉朝提督南海子而  
降安為南海淨軍勒令自裁方光宗居青宮時憂讒畏  
譏幾三十年安左右勤勞靡敢怠玩光宗頗任用之安  
素剛不肯願使於李選侍劉朝李進忠皆選侍私人故  
以移宮恨安至是安既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闇  
文義乃取舊司禮監李永貞入備贊畫李實李明道崔  
文昇各司監局探上意為奸忠賢自掌東廠客氏封奉

聖夫人 命奉聖夫人客氏如皇祖戴聖夫人例加其  
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使御史劉蘭上言皇上初登寶  
位客氏保護是賴今釐降之儀肇舉闕睢之慶方新恩  
禮所加權勢歸之初上大婚禮成魏忠賢蔭姪二人給  
事中程注周之綱亦奏祖制非軍功不襲國典不當濫  
予俱不聽 九月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命戶部擇田二  
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魏忠賢侍衛有功命工部于  
陵工成叙錄御史王心一奏云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

香火陵工既成強入忠賢之勤勞於禮為不順於事為

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上怒責之冬十月降吏科

給事中侯震暘於外初客氏已出宮復召入震暘奏曰

皇上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

再入不可言也中涓羣小煬竈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

李閏之奸趙嬈寵而媾曹節王甫之禍可為寒心上怒

降之時倪思蕙朱欽相馬鳴起王心一相繼疏劾皆降

謫吏部尚書周嘉謨論救不報刑科給事中孫杰疏

糾周嘉謨劉一燝謂統均仰輔臣之權輔臣奉王安之意中旨錯出致悞封疆嘉謨免一燝尋亦回籍

二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疏糾大學士沈淮使其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頓使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包藏禍心上慰留淮而謫世揚於外初淮藉內監劉榮得通於忠賢內操之議皆自淮導之未幾刑部尚書王紀亦劾淮與客魏交通彼此攻訐忠賢矯旨削紀籍夏五月御史



周宗建上言近日朝廷處分章奏外庭嘖嘖咸謂與交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馮焉如魏忠賢者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揭其志慮有何嘉謀又曰耳目嚙笑之暇漸與相親宮廷禮法之事漸與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奏入咸為宗建危之 秋八月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疏糾鄒元標馮從吾醵金講學比之妖賊元標等致仕歸 冬十月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中云君臣相對如家

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疏入忤魏忠賢不下庶吉士鄭鄮復疏促之曰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園之義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藏伏與援之奸本朝故事惟武宗及神宗末年有之權璫場竈相顧太息無可如何矣忠賢深惡之承上觀劇摘震孟疏中傀儡登場語激怒上時太僕寺卿滿朝薦亦言之力俱謫歸十二月命劣轉科臣霍維華孫杰優陞京堂顧秉謙魏廣微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秋八月內官張守仁等索冬衣譁於工部堂上尚書鍾羽正致仕歸 詔開內操鉦鼓之聲喧闐宮禁或

云皇子生震死焉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標萬人裹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上幾危光宗選侍趙

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再拜投繯而絕裕妃張氏方妊膺冊封禮客氏譖於上絕飲食閉禳道中偶天雨匍匐掬簷溜數口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為上言之乃矯旨草封絕飲食成妃故鑒裕妃饑死密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魏客怒少解斥為宮人遷於乾西所皇后張氏素精明魏客憚之后方妊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人

奉御無狀隕焉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四年春二月加錦衣衛田爾耕太子太保以其緝捕有功也爾耕尚書田樂之孫以軍功補廕錦衣附魏忠賢遂得美擢三月刑科傳樞疏叅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詞引故內臣王安及中書汪文言

廕魏忠賢弟姪一人錦衣百戶五月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魏忠賢二

十四罪曰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黃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責無他委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忠賢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一月宿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

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  
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親亂賊而讐忠義大  
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  
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交諍於堂  
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灌交構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  
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  
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  
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

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黜陪貳致一時名  
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  
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  
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  
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  
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  
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  
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



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已  
囑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  
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  
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  
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  
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以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而忠  
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讐言王安而實敢

於讐先帝之老僕與皇上老犬馬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熟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插漢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也因立枷之法以示威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

臣力持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置囚阱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於壁宮津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壯鎮撫臣劉儵不肯殺人

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  
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  
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傳單忽  
傳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天  
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  
也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常不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  
雞犬不寧野子傳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  
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投畧設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

如近日之逮汪文言不從閤票不令閤知而傳應星等  
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於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  
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  
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徃來忠賢私房之家  
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  
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  
深謀不究之人識者每為寒心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  
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

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王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  
塵墊道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故  
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  
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  
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  
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兇於肘  
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

凡此逆跡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即或內廷奸狀敗露又賴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邪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皇上而止知有忠賢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

尺之間忽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容氏又從中委曲調之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素固結忠賢附為同姓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微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殿疏先下備極溫諭次日乃下連疏切責不少貸先是連疏成意欲於午朝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計繕寫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則機洩且害成也遂



循例封進故忠賢得以彌縫連愈憤激冀補牘以伺對  
仗忠賢聞之阻遏上不御朝者三日至四日乃出御皇  
極門刀劍倍於往時侍班官僚更為嚴謹左班諸臣不  
許擅出奏事而諸臣公憤愈甚繼連上疏者捆至給事  
陳良訓魏大中許譽卿劉茂傳樾陳熙昌周之綱杜三  
英楊夢衮顧其仁胡永順朱大興陳奇瑜熊奮渭李精  
白孫紹沆陳維新楊維新御史袁化中周宗建劉芳劉  
廷佐李應昇房壯麗劉環胡良機喻思洵林汝翥胡士

奇謝奇舉洪如鐘黃尊素梁元柱李光春張鑛翟學程

劉之侍周汝弼李喬崙劉其忠宋政南科道徐憲卿趙  
應期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等卿寺朱欽相胡世  
賞吏部郎中鄒維連撫寧侯朱國弼等不下百餘疏先  
後申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俱不聽南京兵部尚  
書陳道亨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及見楊連叅疏忽奮  
擊扼腕曰國家安危誠在此舉吾備位大臣不言誰為  
言者即日出署合部院九卿諸大臣公疏以上凡千言

指陳剴切疏入嚴旨切責道亨嘆曰此何時尚可在公卿間耶乃具疏力辭而去 屯田司郎中萬燦先授營繕司主事管寶源局疏請內監廢銅忤忠賢意至是燦復上疏曰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夫以忠賢珠玉盈筭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以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握定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

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矯旨杖燬於午  
門外羣閹至燬寓摔之而出辱毆於道燬幾危及至闕  
受杖忠賢命立斃之先是御史林汝翥葉向高鄉人也  
忠賢欲借之以傾向高會翥巡城有火者曹大傳國興  
扶人命劫財闔於塗汝翥欲叅之皆願受杖免叅翥信  
其無他也即杖之數日後萬燬禍作忽中旨逮汝翥廷  
杖汝翥懼出亡羣閹疑向高匿之百餘人直入其寓辱  
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奏之置不問至七月林汝翥自

詣遵化軍門獄蓋耑懼未受廷杖先殞命於中涓之私  
毆故逸出都門詣遵化撫臣獄求為代題各道潘雲翼  
等疏救不聽執前旨如故已而被杖創甚幾斃向高奏  
曰楊連一人之言容有過激未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  
幾而臺省九卿復有公疏舉朝閤然即臣等亦被其指  
摘甚者疑其為忠賢畫策當與焦芳同傳矣臣地居密  
勿不敢自同於廷臣即受疑受謗情固甘之惟是皇上  
念忠賢則當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賢之計莫

如聽其自請且歸私第遠勢避嫌以釋中外之心使天下曉然知忠賢之無他其於轉禍為福直俄頃間耳至內操一事祖宗朝所無聚數千之甲兵於宮廷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他日終屬隱憂疏上溫旨復悉數忠賢勤勞責羣臣附和 詔錦衣衛杖汪文言革為民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初相時猶可展布自忠賢專擅同官顧秉謙魏廣微希意阿旨向高強半註籍疏三十上至是以御史林汝翥逸出羣閹圍第決意去

初廣微以己意用墨筆點縉紳一冊分差等目為邪人  
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  
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  
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密達於忠賢以  
漸擯斥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  
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點  
用至是向高去秉謙居首揆吏部謝陞起用至京見時  
政日非勉終一選歸且以書規廣微中旨大拂廣微之

意史記事黃汝亨各有書以大義告廣微咸拒不納

八月署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  
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  
儒孫世裕董天胤學正王永興蔣紹燿學錄聶雲翔杜  
士基典簿萬民懋典籍陳烈公疏劾魏忠賢上不問毅  
中既與璫忤四疏請告亦不許 九月左都御史高攀  
龍疏叅貪污御史崔呈秀草職聽勘 冬十月朔有事  
太廟上冕而升百執事咸集大學士魏廣微不至迨飲



福受胙禮且告畢踉蹌入班拜跪吏科給事魏大中劾之曰皇上升殿頒來歲之歷四方萬國誰不頻首奉行其矯命雄行獨奢安耳廣微執政重臣何以驚焉不拜正朔也皇上於一日間行二大禮頒朔不至享廟則後至其無禮於皇上亦已甚矣廣微上疏自理且乞骸溫旨留之廣微恨大中甚御史李應昇上言閣臣魏廣微疏辨自謂罪止失儀夫行禮悞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奠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尚可

覲焉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父允貞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為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每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上切責之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  
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  
之大學士韓爌力爭不報南星等狼狽去國 削吏部

左侍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趙南星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庭代署西臺以楊連代署  
俱留中及會推冢宰連以註籍不與其所會推喬允升  
馮從吾汪應蛟上仍以南星私人責之并責楊連袁化  
中一時盡去部署皆空 降御史房可壯三級吏科許

譽卿沈惟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三級俱調外光前甫入署二旬因南星等後先奉旨去乃上疏曰臣若緘默不言為苟免之計是賣友也賣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臣豈敢蹈欺君賣友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 冬十二月復逮汪文言

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復為御史呈秀為高攀龍所糾乃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為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

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罷禮部侍郎何如寵右諭

德繆昌期削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起用阮大鍼十一人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侯汪文言逮至鞫之削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籍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鄒維連魏大中

大約誣以受熊廷弼賂以汪文言為之證 三月上視

太學魏忠賢王體乾擅改儀注賜坐而大臣不得賜茶

五月上祭方澤還宮即幸西苑時日已晡忠賢與客

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獨與宦豎二人泛小舟蕩漾上

身自刺舟一璫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

俱墮水中二璫死馬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

已 詔肅寧縣建坊賜勅旌獎魏忠賢并蔭其弟姪一

人都督僉事 特賜璽書褒美錦衣衛都督田爾耕仍

命所司賚之羊酒建坊以示眷答至意時修舉屯政以  
濟軍需爾耕乃捐田上七千餘頃以佐縣官之急故下  
璽書美之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勘問汪  
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  
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璉鄧漢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  
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畧曰移宮建議原為  
立名躡等之資整頓銓政實是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  
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文

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朝政請勅法司研  
鞫已而忠賢矯旨仍命顯純訊之於是周朝瑞黃龍光  
顧大章并以求緩楊熊獄入焉初文言再下詔獄鍛鍊  
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  
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  
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  
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為之我承焉可也顯純  
誣魏周諸人以贓文言蹶起曰天乎寃哉以此蟻清廉



之士有死不承 六月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

倪文煥擅責官軍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璫幕  
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即具疏劾  
周順昌等以逢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 秋七月

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初  
獄上擬漣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等相與謀謂不引入移  
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賊遂坐以受熊  
廷弼賄漣等不肯承而顯純筆楚甚酷無生理左光斗

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即送法司或無死理於是靡焉承順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比時累累跪堦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桎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桎鐐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撈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材官蔣應陽因熊廷弼下獄代為投揭白其寃時時入監左右之魏忠賢緝獲以其所攜遼東圖畫

指為妖書以獻上命寘重辟加廕忠賢以羊酒銀幣賜之八月御史張納上書論東林書院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副都御史楊連卒於獄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後櫬歸無墓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賊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學泖死之大中家徒四壁卓然以名教自持熊楊之獄大中力言宜寘

重辟諫草傳布而竟誣以熊揚賄賂坐贓死方溽暑殷雷旨故遲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尸潰甚慘方被逮時其子學泚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覆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泚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迨獄益危擄掠益毒度無生理欲搗登聞鼓上書自刎已而不果扶櫬歸朝夕號哭未嘗入寢室勺水不進而死 決熊廷弼於市 僉都御史左光

斗卒於獄先是楊連疏上魏廣微惡之時有謂廣微者  
曰楊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  
出疏者楊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為閣  
下足了此事矣廣微首肯遂與盟授旨於御史陳九疇  
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事復理移宮為傷孝垂簾為  
阿黨定策元勲為居功及再鞫改為封疆誣以賊矯旨  
五日一比竟斃於獄九月賜魏忠賢印文曰顧命元  
臣客氏印文欽賜奉聖夫人顧大章下獄尋卒冬

十月逮御史惠世揚夏之令於獄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俱削籍

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懷賢以忠賢傾陷忠良目擊不平時閱邸報見楊連有二十四罪疏擊節稱快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適工部吳昌期以劾忠賢還籍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為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辭多激烈凡對客及貽書親朋輒寓感情憤義形於色同官傅應星入告忠賢即逮之下獄拷死籍其家妻程氏以驚

死十一月以崔呈秀為工部右侍郎歲加魏忠賢祿米一千二百石為殿工也呈秀初倚許秉彝通忠賢至是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授黨人姓名如天鑒等錄忠賢奉為聖書一時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諛入告而追賊嚴比等旨俱自顧秉謙出之天鑒錄首列東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

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惟炳熊奮渭侯恪  
等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  
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  
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珍劉廷元等同  
志錄者首列詞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思易應昌  
張潑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  
可壯章允儒劉弘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煊張光  
前孫必顯汪如亨等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



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  
白面郎君鄭鄮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連智多星繆昌  
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  
游大任鼓上皂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揚州知府劉

鐸下獄僧本福攜鐸贈三詩至京為其語多譏刺遂逮  
之錦衣衛指揮僉事高守謙毆翰林丁乾學斃之乾  
學典試江西試策中引汪直劉瑾觸怒忠賢降級調外  
未及赴守謙與乾學有舊憾遂嗾忠賢使二十餘人擁

入乾學寓矯稱有詔乾學俯伏就逮守謙偕諸人箠楚  
交下乾學創甚尋卒時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亦以  
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亦削籍 戊吏部尚  
書趙南星南星以忤沈一貫削籍家居三十年其入朝  
也大理寺卿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結歡南星益鄙之  
嘆曰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風至此乎見大學士魏廣  
微廣微父魏允貞與南星善以父執自居廣微因力排  
之中旨削奪巡撫山西郭尚友誣其贓追論戍振武衛

子清衡戍莊浪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卒於戍所

六年春正月削曹欽程籍為民欽程以媚璫劾周宗建  
諸人稱忠賢為父躐秩太僕寺卿復與同黨不合忠賢  
厭薄之遂責其敗羣削籍出都門時再拜忠賢前云君  
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遂倉卒踉蹌而去 命修

三朝要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編輯成書 蘇杭織

造太監李實疏劾南京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張宗衡  
同知孫應崑詔逮之時李實特印空疏遣人持至京奉

忠賢忠賢令李朝欽李永貞屬草而命孫昇書之以上  
三月御史周宗建下獄宗建屢疏劾魏客魏客恨之  
先是為曹欽程所誣逮至詔獄鞠時箠楚較衆更毒宗  
建偃卧不能出聲許顯純罵之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  
識一丁否蓋宗建前疏魏忠賢有目不識一丁語也卒  
斃於獄 遼人武長春往來京師魏忠賢指為間諜緝  
之以邀功竟磔之以獲武長春功封魏良卿肅寧伯世  
襲并賜養贍田七百頃忠賢用事獎勅約百道閣臣撰

勅全做曹操九錫文為之先是掌司禮秉筆者非公事  
不得出忠賢獨招搖畿輔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儲待於  
停驂所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絕民間皆焚香插柳枝於  
戶又以輿夫遲駕四馬輿青蓋羽幢環遮夾擁疾於飛  
鳥凡朝中草疏李永貞必遣急足馳白即百里外一日  
常再往返也章疏至分閱者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  
雅涂文輔有闕切者鈐以寸紙又捏一指甲重痕為識  
永貞等以次朗誦而體乾為疏其意旨焉左諭德繆

昌期下獄昌期湖廣典試策語侵魏忠賢忠賢銜之以  
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連二十四罪疏昌  
期為之屬草忠賢深恨之昌期往告葉向高以清君側  
之惡向高唯唯昌期色變而出韓爌當國頗信昌期益  
持正議及爌去趙南星高攀龍逐楊左削奪昌期日懷  
慨置酒餞別忠賢愈怒使人言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  
此送客耶昌期請告忠賢矯旨勒閑住忠賢嘗營墳於  
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昌期瞋目叱曰吾生平恥

為諛墓豈肯順璫旨耶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噬乎壽  
寧事可鑒也昌期大恚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  
安在忠賢聞之怒益不解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  
獄為許顯純所斃左都御史高攀龍卒攀龍削籍家  
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  
其子世儒曰事亟方啓之乃給家人令各自寢息勿得  
驚恐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早世  
儒矚戶寂無人聲啓視之留詩以寓意亟走池中出尸

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忠賢復矯旨逮世儒

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順昌吳縣人時緹騎出魏大中  
被逮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  
允柁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  
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  
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事劾



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䟽叅順昌攀龍應昇尊素宗建  
五人俱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  
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  
昌聞其逮不勝冤憤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  
叩戶求見撫牀為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  
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順昌入治  
裝舉家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牒  
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

負心事乃題小雲樓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  
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赴使署開讀巡  
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  
震亨等遮中丞懇其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  
見議久不決手擲銀鐙於地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  
敢置喙於是市人顏佩韋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  
耶緹騎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衆怒閤然而登叢毆緹  
騎立斃一人諸司不復相顧順昌徬徨立久之無所屬

步詣府署適緹騎之逮黃尊素於浙者舟泊胥門要挾  
需索聞變焚其舟沉駕帖於河緹騎皆泅水遁不復往  
浙時有謂順昌者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  
者矧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順昌嘆曰以我一人貽  
禍桑梓死且目不瞑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  
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  
速殛元兇以青君側之惡手書別親友以三月二十六  
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罵不

絕口無一語哀乞好義者醵金代其納贓顯純令獄卒  
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毀焉 魏良卿  
請第宅朝房工部議如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  
為第宅之價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從之 御史李應  
昇下獄忠賢擅權應昇草十六事欲上會楊漣先發遂  
易稿以奏忠賢切齒嗣後救萬燬有疏劾魏廣微有疏  
廣微見疏棄擲於地不食者二日欲廷杖之讀至異日  
何以見乃父於地下氣歎乃已方駕帖之至也應昇獨

立門側佇望使來一無他顧惟入慰父母云兒此去或  
徼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令至門奮身就道登舟  
作賦畧無抑鬱之色至獄亦拷死卒之前一日寄詩別  
親友遺書誠其子詩有云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淒淒  
泣路歧寄與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聞者傷心  
焉 戊毛士龍削夏嘉遇姜志禮王心一劉大受等籍  
御史黃尊素卒於獄卒前一日獄吏告尊素曰公休  
矣內傳欲斃公公何語即書以寄家尊素略不及他事

即於三木上賦詩是夜卒 五月王恭殿災兵部尚書

王永光請寬訟獄停工作慎票旨給事中彭汝楠御史  
高弘圖亦言之俱削籍未幾降勅獎忠賢撲滅雷火功  
從尚書薛貞之請也 六月命逮吳養春等養春歛縣

人家世饒富祖守禮常輸邊二十一萬養春官中書有  
黃山收息不貲又淮浙中鹽與從兄弟訐訟置僕吳榮  
於獄榮脫入京訴於東廠誣其私占黃山歷年獲租稅  
六十餘萬金忠賢遂矯旨逮養春至京坐養春贓六十

餘萬程夢庚贓十三萬六千其山場木植估價三十餘萬命官變易之以助大工忠賢以能發奸剔弊廕錦衣衛指揮時養春等俱拷死工部遣主事呂下問至欽追產吳氏家已破其妻女俱自縊呂下問專召富家派買坐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變下問遁回忠賢復命太僕寺丞許志吉至欽續追志吉即徽人其酷不減下問

殺揚州知府劉鐸方鐸下獄時李承恩方震孺同繫獄鐸與二人相得甚洽會鐸以前詩乃歐陽暉所作事白

得釋遂為承恩行金救免為張體乾所緝獲體乾心欲媚璫遂誣鐸與假官曾雲龍同謀倩道士方景陽咀呪廠臣忠賢聞之怒甚即使谷應選逮景陽至拷掠數百景陽不勝楚誣服然景陽實未識鐸具獄時鐸亦不復與景陽面質獄成始擬戍既擬絞忠賢矯旨從重擬是時景陽已斃於獄而刑部尚書薛貞承忠賢意竟擬斬決不待時疏上報可方貞再鞠時語鐸曰當今之時以已功名為重耳他人生死何與已事鐸曰一時功名有



限千秋清議難逃貞大恨之撲之二十未幾詔斬於西市并戮景陽屍 浙江巡撫潘汝禎議為忠賢建祠宇乞賜額從之時汝禎疏先至而巡按劉之侍疏遲至一日忠賢怒削奪之 僉都御史周起元下獄拷死 九月削廣西副使曹學佺籍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籍毀板 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為上公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賜鐵券世襲加吏部尚書侍郎周應秋等十八人宮保進

秩金幣有差馬嘉會崔呈秀廕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

允厚薛鳳翔廕子入監徐大化孫杰升工部尚書科道

郭興言加銜賜銀幣有差加恩張惟賢等七人傳應星

加太子太保李承錦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升

都督僉事各賜銀幣有差又勅賜魏忠賢庄田二千頃

寧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以示酬眷至意

蘓杭織造李實奏廠臣祠宇已建乞授杭州衛百戶沈

尚文等永守祠宇世為祝釐崇報上允之祠建於西湖

之麓居關壯繆岳武穆祠之中備極壯麗閣臣縉紳施鳳來撰記張瑞圖書丹賜額曰普德子衿微有反唇者則守祠之豎叢毆之蘓州立普惠祠松江立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也淮安立瞻德祠揚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尚友巡按宋楨模許其孝也盧溝橋立隆恩祠者工部郎中曾國楨也崇文門內立廣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勲祠者順天府通判孫如列府尹李春茂巡撫劉詔巡按卓邁戶部主事張化愚也濟寧立昭德祠

河東立褒勲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李燦然黃憲卿并  
漕運郭尚友也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  
巡按鮑奇謨守道周鏘也山西立報功祠者巡撫牟志  
夔曹爾楨巡按劉弘光也大同立嘉德祠者巡撫王點  
巡按張素養汪裕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按李嵩也湖  
廣立隆仁祠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溫皋謨也四川房山  
立顯德祠者工部郎中加侍郎何宗聖也陝西立祝恩  
祠者巡撫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也徽州立崇德祠

者知府頡鵬也通州立懷仁祠者督漕內監李明道也  
通州昌平二鎮立崇仁彰德二祠者總督閔鳴泰也密  
雲立崇功祠者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也林衡署中立  
永愛祠者庶吉士李若琳也嘉蔬署中立洽恩祠良牧  
署中立存仁祠者上林監丞張永祚也福建則絕未有  
請江西亦最後明年六月內方題建賜隆德祠者巡撫  
楊廷憲巡按劉述祖也各曲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攘  
民田墓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像

以沉香木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為之衣服奇麗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

薊州

道胡士容下獄士容任薊州督師有聲崔呈秀薦其妾弟蕭惟中宋珏等為守備私人鄭冲宇等為中軍不從且置之法欲建祠於薊州士容又勿聽遂激忠賢怒矯旨逮之許顯純拷掠最毒幾斃大學士顧秉謙回籍

冬十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張國紀怙惡不悛上

下旨切責國紀后父也后賢明客氏忌之誣稱后非國  
紀女幾搖天聽忠賢嗾志選及御史梁孟環論之志選  
疏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逆上一日幸后宫  
顧見几上書一卷問后何書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  
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上御殿搜得之懷刃上  
大驚送殿衛忠賢乃誣后父國紀謀立信王為不軌欲  
興大獄謀之王體乾曰主上凡事憤憤獨於夫婦兄弟

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亟殺之以滅口  
事得寢

七年春正月削禮部尚書李思誠吏部主事于志舒懷  
來兵備丘志充籍命錦衣衛逮志充同上林監署丞王  
家棟下獄家棟以太醫院醫士授署丞出入崔呈秀門  
時戶部主事于志舒托家棟通賄呈秀得除吏部而懷  
來兵備丘志充亦與棟有交囑棟營求呈秀謀升太僕  
寺卿棟暮夜攜賂呈秀適遇殿中丞尉獲之棟窘甚往



呈秀家叩門求解時呈秀與禮部尚書李思誠接壤而居遂誣以此所以賂思誠者忠賢疏發其事而思誠實不知也因削籍 魏忠賢欲任天下兵柄以提督忠勇營內操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守山海關又命司禮監涂文甫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原任司禮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道凡司道以下俱行屬吏禮李明道至淮以淮安道楊廷槐不廷跪叅論削籍 削翰林陳仁錫文震孟鄭鄮籍擬孫文豸顧同寅罪斬文豸

仁錫戚也嘗作策論嘲時忠賢知之因誣文彥造妖言  
謗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愈原道篇欽天監步  
天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恭殿火災又見正人屠  
戮忠賢竭土木不休講時不避忌諱忠賢怒復以不撰  
寧國勅怒愈甚遂命許顯純擬文彥獄詞連仁錫等因  
削職追奪誥命 夏四月遵化道耿如杞下獄時劉詔  
巡撫順天行縣至肅寧叩首於忠賢家及謁祠見忠賢  
像即行五拜三叩頭因創立生祠諭意於如杞不應祠

成又欲率如杞往拜如杞半揖而出事聞忠賢怒令詔  
疏劾之疏連入而如杞下獄遣三王之國忠賢包藏  
禍心故有是遣五月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  
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  
卯而忠賢誅東林許之秋七月以邊功加恩魏忠賢  
三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世襲王體乾等各有差  
既而以厥臣安攘天下封魏鵬翼安平伯三殿告成加  
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襲伯爵錦衣衛指揮魏明望

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為東安侯時良棟僅三歲鵬翼二  
歲世襲賜奉聖夫人客氏金幣加恩三等廕一人錦衣  
衛指揮使世襲以田吉為兵部尚書霍維華總督薊

遼袁崇煥不為魏忠賢所喜邊功不敘恩廕維華請以  
已廕讓之上下旨切責初維華內弟陸蓋臣為午門璫  
得通於忠賢因進仙方靈露飲其法雜取秬稊諸米淘  
淨入木甌蒸之甌中底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米漸添  
漸熟水漸熟漸易不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乃米穀之

精也上飲而甘之以餘瀝分賜近侍及上不豫忠賢歸罪於此因恚維華維華又偵知上彌留遂先與忠賢貳八月以崔呈秀為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

左都御史奪情視事從來九卿未有兼官如呈秀者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左都銜及晉司馬尚如故既竊兵柄復擅紀綱奪情視事不用纓墨上不豫禮部頒爵賞列封廕羣臣謝恩之日即帝上賓之日也二十二日

乙卯上崩初上病亟時召皇弟信王入諭以當為堯舜

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為托及委用忠賢語既崩忠賢自出迎王入王危甚時羣臣俱在寓聞訃恐入朝之時有他變生死且不測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得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改服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者乃得入既哭大行皇帝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羣臣出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呈秀

以時未可止之丁巳信王即皇帝位 九月東廠太監  
魏忠賢乞辭位不許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 國子司  
業朱之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宜罪  
命下獄忠賢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其前賜額如故餘俱  
罷止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  
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殂 給太師寧國公魏良  
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鐵券 巡撫江西僉都御史楊  
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請建魏忠賢祠不許 冬十月

巡撫登萊孫國楨報宣川之捷叙及厥臣論賞蔭魏忠賢王體乾徐應元崔呈秀各錦衣衛指揮同知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呈秀奏辨求去次日百官哭臨忽隆道閣前有數小內臣招呼兵部尚書崔家羣臣錯愕所言公當公言之豈呈秀所得私耶臣言及此不寒而栗又云祖制不許上言大臣德政何況內臣語頗侵忠賢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以



稱功頌德為事。厥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也？外廷奏疏，不敢名書。姓盡廢君前，臣名之禮，釐祝遍於海內，奔走狂於域中。士習漸衰，莫此為甚。兵部主事錢元愬上言：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羣小蟻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孔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興珍輦寶。

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  
幾如節甫之鈞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  
之壁後置人使先帝而早知其如此亦必有以處忠賢  
矣即皇上念其勤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使國家無  
尾大之患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勲又非從龍之寵安  
得玷茲茅土自宜褫革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煅煉驟  
貴之楊寰夫頭乘輜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  
稱大兒之田爾畊寧國契友之門太始凡為爪牙俱宜

明暴其罪或殛或放而奸黨肅清矣貢生錢嘉徵上數  
忠賢之罪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  
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厥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曰  
茂后皇親張國紀於御前面折逆奸遂遭羅織欲置之  
死賴先帝神明祗膺薄懲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曰  
弄兵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刀  
禁中深可寒心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  
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漕

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曰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  
田賜賚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曰  
無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曰  
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  
居然襲上公之爵醜不知省曰邀邊功遼左用兵以來  
墮名城殺大帥而冒侯封伯曰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  
下計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  
乎曰襲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遂登

前列疏上俱報聞太監魏忠賢有罪免寧國公魏良卿  
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  
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於鳳陽  
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黨與林立莫發其奸楊維  
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而崔魏之勢衰後陸澄源錢  
元慤直攻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  
訴於上上命內侍讀嘉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  
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為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

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為後勁應元果為間至是謫忠賢鳳陽司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茹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下魏

良卿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先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姪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翼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下獄良卿國興俱伏誅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等永成光先璠客氏之兄子六奇忠賢之壻也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忠賢晤客氏必屏宮人密語移時其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造意也天啓初矯旨慰留客氏皆體乾為

之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員之如妃嬪禮儼然自視  
為上八母之一誕日上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賚無限中  
宮皇貴妃迴不及也客氏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  
人着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倩粧乘輿由嘉德門經月  
華門至乾清宮前亦不下輿出西下馬門呼殿侍從之  
盛遠過聖駕燈炬簇擁熒然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  
都人士所罕見也其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  
次叩頭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各以銀幣犒答



之欽賜金幣無筭每日三時輟御前膳以賜絡繹不絕  
在外或住旬日忠賢促之始入出入皆以五更忠賢亦  
有私第與客氏居斜對不遠先是熹宗崩上准歸私第  
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  
皆先帝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  
而去良卿謹慎稍善言詞國興昏愚與人坐輒欠伸入  
夢鄉至是俱駢首受戮嬰孩赴市有眈睡未醒者天下  
以為慘毒之報無不快之給事中許可徵劾崔呈秀

下吏部勘處都給事中吳鴻業論吏部尚書周應秋南京兵部右侍郎潘如禎及呈秀子倖舉呈秀歸薊州列姬妾羅諸珍異器縱飲飲一庖即擲壞之飲已自經其子鐸覆試僅構二義削籍戍邊廷議呈秀死有餘辜命法司按律暴其罪於天下 河南道御史倪文煥吏部

郎中周良材工部尚書吳淳夫吏部尚書周應秋兵部尚書田吉太僕寺卿白官始尚寶司卿魏撫民並劾免東廠太監張體乾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免 復

先帝成妃李氏裕妃張氏封號右都督張國紀爵 釋

薊鎮兵備道耿如杞於獄復其官 提督操江都御史

劉志選削籍 復撫寧侯朱國弼俸 復故太監王安

官予祭葬立祠愍勞 降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涂

文輔司香鳳陽 尚書楊夢寰孫杰左副都御史李夔

龍免 戶部員外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

淳夫李夔龍倪文煥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

鶴楊寰崔應元為五彪命削爾耕籍籍其家爾耕貪婪

好羅織諸臣榜掠慘毒皆爾耕為之御史楊維垣叅

太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御史卓邁亦言永貞習於文字其惡過於忠賢遂下永貞獄戍顯陵初永貞辭任聞忠賢敗其黨徐應元王國泰俱危餽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五萬金懼泄以獻內承運庫永貞知之即遁以而獲之赴戍所十二月監生王之鼎劾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民命下志吉於理初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當

魏忠賢專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換碑稱  
頌宜亟罷併糾督撫按之請祠者法司引卧碑生員禁  
言事律論杖除名立極等各上疏辯言忠賢碑文使其  
食客游士自為之至於取旨褒贊則文書官稱上命擬  
票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忠賢不惟視臣  
等去就輕即視臣等死生亦輕不得已徘徊其門冀有  
毫髮之益於國則亦少盡區區之心耳鳳來疏中並引  
及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答之太常寺卿阮大鍼

論魏忠賢之罪且辨要典勒入臣名 釋大理寺少卿

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卹工部郎中萬燦  
定逆案先將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時呈秀已伏法  
夔龍淳夫文煥吉追賊遣戍爾耕顯純死應元雲鶴寰  
戍邊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召前兵部尚書霍維華維華辭  
勅命且述忤璫始末薦周道登郭鞏不允辭 法司追

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

州又戮客氏屍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快之阮

大鉞請合計先朝奸狀畧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  
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疏紛紛迎合此中  
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力爭汪文言等嗾  
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繼春削職此中外謀殺言  
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畧而重  
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  
維華以謝王安逆閹效之逐戚畹撼中宮此中外謀危

母后之始時逆黨次第伏法 二月免楊連熊廷弼等

誣賊 戶部尚書曹爾楨免爾楨撫山西祠魏忠賢明

年追論削籍 御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

寺少卿梁夢環順天巡撫劉詔媚璫俱逮之 下太監

李永貞劉若愚李實於獄永貞粗通文墨為司禮監秉

筆導虐李實往蘇松織造誣陷周起元周順昌等若愚

博洽典故永貞每詰問之俱為言官所劾尋誅李永貞

共籍銀二十七萬 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 五月



兵部推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工科給事中顏繼  
祖上言維華狡人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  
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為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  
三年躡致尚書無叙不及有賚必加即維華難以自解  
乞褫革以微官邪遂罷維華行邊尋免官歸 太僕寺  
少卿楊維垣削籍御史鄒肩祚劾維垣為逆璫私人占  
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為功沽名反覆故有是命 光  
祿寺卿阮大鍼免大鍼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啓四年

吏科都給事中闕宜補大鉞廷議以大鉞貪邪遂授魏  
大中其後左魏被陷皆大鉞意也至是御史毛羽健劾  
其黨邪明年追論削籍 兵科給事中李魯生太僕寺  
少卿李蕃相繼免魯生當魏忠賢時迎合中旨倡為執  
中之說李蕃督學建忠賢祠至是給事中顏繼祖御史  
王之朝劾罷之魯生蕃故與禮科給事中李恒茂號三  
李謠曰官要起問三李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繼春  
免先是繼春首爭移宮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官上

嗣位踰月繼春督學南畿馳疏劾忠賢怙權流毒狀累

遷內臺至是劉新垓劾其變詐明年削籍編修倪元

璐追論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媚璫奪恩廢廣微尋削

籍上曰故輔魏廣微持國柄授逆璫毒遍海內實為禍

首其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為民以為人臣附奸不忠之

戒六月前吏部尚書周應秋戶部尚書黃運泰兵部

尚書閻鳴泰太僕寺卿郭興治御史卓邁並削籍南京

兵部尚書范濟世免以言官劾其媚璫也大學士楊景

辰新被命亦以豫修要典罷誅前提督巡捕營張體乾  
谷應選 八月前兵部尚書邵輔忠戶部尚書李精白  
黃憲卿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削籍孔嘉微時故怨族人  
及登第因訐奏黃山之案傾陷數百家 九月協理京  
營兵部尚書呂純如免

二年春正月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  
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定逆案諭以  
首開謫附傾陷擁戴及頌美不置并雖未頌祠而陰行

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初逆璫既伏法上欲因臺  
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爌錢龍錫不欲廣搜禁錮僅列  
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悅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  
則削籍閣臣又以數十人進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  
贊導速化為題皆書列入又曰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  
廷逢迎何遽至此且內臣同惡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  
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閣臣  
指黃袱所封章疏累累示閣臣曰此皆璫實跡也宜一

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司輔導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王永光問之以吏部止諳考功不習刑名對乃召喬允升曹于汴參定之二月壬子召廷臣於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曰二臣無實事上曰瑞圖善書為璫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間有可取上曰唯反覆故為小人於是發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

十九人案列無遺三月辛未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  
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兵  
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結交近侍提督操江都御史劉  
志選等十九人結交內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  
人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  
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配贖大學士  
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大學  
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谷應泰曰魏忠賢者河間惡少肅寧醜類擄捕坐困腐身自媒斯固以刀鋸之克殘異鼎俎之拾瀋者也遂乃潛事皇孫惟供刀匕玄宗藩邸力士傾心肅帝東宮輔國稱職攀鱗附翼有自來爾乃熹宗之初御忠賢輒伺嚙笑欲攬太阿而乳媪客氏又以妖倖毀政之姿為洽比對食之舉於是勢同羶附情昵晏私王聖寵而京閨煽孽趙嬈尊而甫節媾禍女子小人朋淫於國矣乃王安者名在閹



餘職邀顧命郭耽清謹不事威權呂強剛直終陷  
刑戮蓋自安死而忠賢愈肆滔天益無顧忌調奉  
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此左官有回天之名令致有  
阿父之號也乃若釁開宗社毒流縉紳誣織封疆  
飛文宮禁威明豈貸羣羌乃輸左校張儉詎危社  
稷更煩北寺耶洎乎文言冤獄偏染清流楊連左  
光斗等並繫銀鐺魏大中周順昌等同嬰桎梏正  
如朱並所告二十四人李膺所坐六百餘士雖夕

陽亭下震魖何辭首陽山前滂屍不愧而田爾耕  
三木橫加許顯純五毒備至乳虎乍逢盡灑長弘  
之血蒼鷹所擊皆含杜伯之寃是則拊髀之憤原  
不馮生而破柱之風猶能為厲矣倘非金閭告變  
佩韋倡怒殺詔使於厠上沉駕帖於河中則懸金  
之募沉命還多瓜蔓之抄囊頭未已也又若中外  
戚屬濫賜褒封呈秀淳夫具邀顯秩五人同貴首  
自單超二子為侯咸尊馬惠而伯榮出入宮掖張

朔貪橫野王又有光和太尉承望內官延光司空  
偏徵親故此所謂蹶馬番徒倡予和汝者也尤可  
異者祠宇徧天下俎豆及學宮賢非苟勗乃祀安  
陽學異荆公敢配孔子頌功德者四十萬人趨勢  
利者鴻都門下也至操兵禁禦將衷甲於桃園蓄  
孕閨房欲繼牛於典午又且遣王郡國遠徙扶蘇  
危后中宮謀誅伏氏取代之規誠難掩覆矣而况  
大行當憑几之日多官邀橫拜之恩弓裘不御鬼

賊仍多城社已摧狐鼠猶據所幸者武陽色變易  
與北軍猶豫無成而信邸英開神明獨運雲龍初  
入方深斷仗之憂江陵收壘漸除徐傳之黨迨至  
卓臍燃京莽頭傳宛而人心始快國紀肅焉嗚呼  
自予考之神光二廟朝議紛爭玄黃溷清朋徒互  
揣至此則鉤黨同文得禍斯酷矣然封誥事發始  
知顧及之賢蔡京事敗益信元祐之正身雖蕩滅  
名義所從判爾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王泰雲